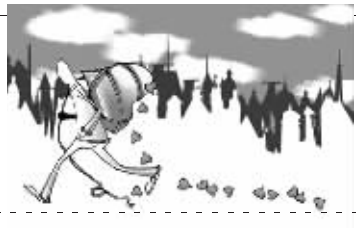


侃家欢迎读者点题
邮箱：kbfbk@163.com

彩票



在香港,你花很少的港币,就能买一注六合彩。对一个小市民来说,它意味着廉价买到了一份期盼、一个目标,所以受欢迎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下周话题:理发)



都市放牛

南京

给贪心的女人一张彩票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写作方法,文字俏皮犀利。

我第一次买彩票是在少年时代。那是我们镇信用社搞的,我们那里称之为摸彩,老百姓把中奖的叫母彩票,没中奖的叫公彩票。我隔壁家中了一台电视机,我充满激情地贡献出自己的两元零用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张处女彩票,结果买到了一张公彩票。当时我万念俱灰,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晚上,少年的我第一次在月光下咬牙切齿地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摸到母彩票。母,是对异性的向往,是我作为一个祖国未来主人翁,在八十年代一个夜晚摸索出来的性早熟。

俗话说得好,没中过大奖也买过彩票。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了九十年代末,我已经在南京混得人模狗样了,突然兴起体育彩票热,每星期都有五百万甚至更多的大奖产生,我这种梦幻主义者当然经不起诱惑,从一开始的两元到后来的几百元上千元,几乎是每期必买,可惜一直都跟母彩票无缘。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2元+好运=500万,那么好运=500万-2元,好运=499.9998万元。原来好运的代价太大了。大奖东去浪淘尽,千古疯狂彩迷,从此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的难度可想而知。有个彩迷哥们,因为买彩票早前一贫如洗,经过头悬梁锥刺股的研究,什么函数概率曲线易经八卦全部用上了,推算出500注号码,跟我赌咒发誓这次一定中奖,唯一的要求是让我出资。我天人交战一番,还是没搭理他,最终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用给他1000块钱,说这是借给你的,我不参与。开奖后我去串门,看见一摞彩票春心寂寞地躺在他凌乱的床上,这个场景把我

乐坏了:我早就看你这孙子不是个东西,快还钱吧。他当然还不出钱来,我就威逼他每期只能投注2元,就当献爱心了。

爱心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前几天看城市频道一个节目,发短信猜字谜,我鬼迷心窍地发了个答案过去,花去两元短信费不要紧,立刻我的厄运来了,手机上不断收到推销新款产品的信息。那么简单的答案,主持人在那里拖时间,这明明就是短信彩票嘛。恰巧有一个台在讲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我就热情洋溢地联想起来,假如我是李连杰,反正都是发送短信,那我一定把壹基金计划变成短信彩票的方式,每星期选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通过短信方式把动人的故事发送给手机用户。直观度、情节感、延续性、诱惑力等等元素都具备,一定比他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首映式上,打躬作揖求爷爷告奶奶的效果好得多。

彩票其实玩的是平常心,什么概率预测我统统不信。吾友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物自体”也是思维,应该可知。这就跟我们对待彩票的思维一样,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寻找可知思维规律,蛮折腾人的。可知与不可知,就像爱情一样难以捉摸。有次我与一个女孩分手,女孩有点不甘,假意威胁我拿出五百万分手费。我只好无奈地凝视着她的眼睛:给你两个选择,一,我的爱心,二,五百万分手费。女孩破碎的芳心开始逐渐弥合,说我如果都要呢。我早就知道女人都是贪心的,于是,非常庄严地递给她一张福利彩票。

不高兴妻子与没头脑丈夫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北京

是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我穷吗?不穷!你看我俩工资也奔万了,要知道这能买一万个馒头,两万个小红薯,北京市人均月收入才一千多块钱,娘子,我不得不提醒你,我们已经是富人了。”

妻子用哭红的眼睛皱着眉头看了我足有五分钟,像一位母亲看着无可救药的儿子,然后说:“是的,我们是比索马里兄弟有钱,我们还比巴勒斯坦人幸福,有劲吗?我看你越来越像张大民,骗我住进小平房再栽棵小槐树搂着我还说可以免费乘凉。”

我继续耐心开导:“亲爱的,你中毒了,你的病叫做虚拟心理贫困综合征,目前这种病正在大规模流行。当然,你只是年少不更事,我可以带你去西部边区接受一下苦难教育。”

妻子莞尔一笑:“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去欧洲的边陲小镇接受一下教育?”既而眉头紧锁,“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穷吗?是因为我们住在首都,首都者,首富之都也。老公啊,来到北京了你怎么还意思和村里的乡亲们比富,作为一个追求的男人,你得和小马哥比。哦,对了,不是打打杀杀的那个小马哥,他早过时了,是能挣钱的那个小马哥哥。”

我发现有责任挽救一个失足妈妈,我说:“拜托,马云那么ET,什么审美?穷不穷应该来自内心的感受,就像幸福也来自内心一样。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财迷,重要的是内心平静,对于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晚上和你一起踩着月光散步。我们漫步在大街上看汽车像牛车一样爬不动不也很开心吗?”

妻子叹息道:“你开着敞篷跑车我坐在里面缠一条长长的白丝巾在月光下滑行难道不更有诗意?内心平静,体验幸福,是懒人庸者的借口。同样一条大街,为什么有人在车里听音乐,我们却要闻车子的尾气?为什么他们开到泥坑里非溅我们一身泥点子?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像兔子一样拼命逃开,他们就恨不得把我们撞成馅饼?”

没料到妻子如此“愤青”,没有说服妻子,我的内心却全乱了套。

妻子已经不屑于和我争论,斜靠在床上喃喃自语,陪人沉思。突然她转向我问,老公,你说有钱之后我们会幸福吗?男人是靠不住的,如果你有钱之后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啊?还不如你没钱,这样心变得还慢些……我正顺着妻子的思路心摇神驰,畅想着钱之后种种为富不仁,妻子扑到我身上,一声苦笑,一掌猛击,“唉,宁肯有钱被你甩,不愿无钱受人欺,郎啊郎,你咋这么穷啊!”

(注:应妻子强烈要求,声明如下:本文事实确凿,但对话为虚拟。望读者察之。)



石璞

广州

间歇性彩票综合征

石璞:现居广州。专栏“食用主义”散见于《南方都市报》等,其余简历不详。

说到彩票,我的故事在乏善可陈,远不如别人的来得精彩。比如说某某中了千万的大奖,刷新了什么纪录。又比如谁谁谁从银行弄了几千万买彩票,运气实在差,一次大奖也没中,最后被毙了。

对于前者,心里偶尔也会有些嫉妒,NN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呢?对于后者心里只骂他们笨蛋,能从银行偷几千万出来,还买彩票干什么呢?也是平时少学习,如果多看美国电影,断然不会干这类蠢事。不过不学习也好,学聪明了,没准偷的也是咱纳税人的钱。

我买彩票的历史可谓很久了,记得读大学那会儿,邮政好像出了个明信片中奖的促销活动,一等奖还记得很清楚,有两万多。那是走出家门后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激动呀,两万多奖金,当时可是天文数字,那时候电视里还在推万元户呢。我一口气买了几十张明信片,得意洋洋,仿佛那奖金已经是囊中之物。黑夜里,躺在床上,我把这笔奖金仔仔细细地分配了一遍,先还赌债,打牌输了很多饭菜票,总不好老赖着不给。父母那是一定要孝敬的,分他们一半好了,钱放父母那,无非就是换了个口袋,要用时也容易讨回来。剩下的钱可以带女朋友出去玩一圈,这也用不完……

同寝室的一个家伙看我买了不少,也去买了一堆,那时候就产生矛盾了。每当我在床上看那些即将变成钞票的明信片时,那家伙总会跳起来打击我,“再看也没用,

那奖金肯定是我的了。”说着还不停地摇手里的明信片。我那个气呀,那奖金明明是我的,怎么就成了你的了?我呸,臭嘴。结局大家用脚丫子也能想出来了。不谈黑幕,全国十几亿人争那两万多块,你能争过谁呢?我和那家伙一分钱的奖也没中。

过了几年,银行好像推出来一种彩票,奖金最高是十万块。那时我已经上班了,经常人不敷出,但还有看报的习惯。每天看报纸,报纸上都会大篇幅地渲染,某某某储蓄所又出了一个一等奖,奖金十万块。心又有些痒痒的,去买吧,那奖金没准会落入自己的口袋呢。买了几期,没中过,我是一个没毅力的人,最怕坚持,就有一拨没一拨地买。我一好朋友见我这么没坚持,苦口婆心劝我:“你这样买彩票很难中的,要坚持,彩票讲究的是概率,如果你坚持下去,迟早会中。”多年过去了,辗转迁徙,和那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兄弟,这么多年了,你彩票中奖了吗?

偶尔买买彩票,随机抽取,成了现在买彩票的习惯。不过懒人就是懒人,彩票到手后,我经常忘记兑奖。等想起时,发现时间已过了很久。有心去看看号码,又怕万一中了,会悔出病来,索性不看,随手扔掉。不过要是真能中个五百万,扣掉税费,还有好几十万,买一套大点的,地段好点的房子,去掉一半,装修装修,用掉一些,买辆车,又用掉好些。把钱用完,生活会改变吗?我还真不信。

夏春秋

费戈:现居上海。媒体流浪汉一名,当过大学老师,做过日报、周报、电视、杂志,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但一样都没干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



上海

彩票,我是碰也没碰过,所以要写,只能打打擦边球。不过倒也正好有擦边球可打。

年底,黄耀明要在上海大舞台开一场演唱会,合作的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是黄耀明领衔的一家香港音乐制作公司,旗下签下了一些新锐音乐组合,比如我最近一直在听的Pixel Toy。《O...oh》是Pixel Toy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一首叫《夏春秋》的歌。出于好奇,我去查了查,发现这首歌原来是用香港著名的六合彩主题曲,由Shocking Blue原唱的“inkpot”重新填词后翻唱的。Pixel Toy在这首歌里,半开玩笑地向夏春秋这位鼎鼎大名的香港六合彩节目主持人表示了致敬。

内地的人们,大概对夏春秋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六合彩一度也是港台“不良事物”的代表。不过其实大家在不同场合,跟这位老先生还是有过一点接触的,只是不知道罢了。比如吴君如,知道的人就多得多了,而吴君如正是夏春秋的女儿。我很喜欢的栋笃笑(港式单口相声)艺人黄子华,在其名作《末世财神》里,就有一段涉及这父女俩,“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

“每当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听一首音乐,这首音乐能够起死回生,救赎万民,听得出是什么音乐吗?又有奖品,就好像这位先生说的,这个就是伟大的六合彩……一听这首音乐,马上充满希望了……一听这首音乐你就知道全香港最受欢迎的声音其实是Mr.六合彩,夏春秋先生……我个人真是很喜欢夏春秋的,那时候我整天向夏春秋祈祷,夏春秋,如果你让我中了六合彩,我愿意娶吴君如,但是后来吴君如红了,瘦了又漂亮了,我又向夏春秋祈祷,夏春秋,如果你不让我中六合彩,那你就让我娶吴君如吧,可是后来吴君如红了以后,夏春秋就不用做了,不做六合彩了,不过夏春秋不做,六合彩还在继续……”

香港拿这父女俩开玩笑的文艺作品还有不少,比如《97家有喜事》里,周星驰去兑六合彩的奖,结果人家说没中,周星驰就强调他是看着夏春秋中奖的。后来周星驰问现在谁主持六合彩,保安说是吴君如……

夏春秋自从1975年香港六合彩诞生开始,就在亚视主持六合彩抽奖,一连17年,其风趣幽默、轻松自如的主持方式,使得全香港的人都认识

他。既然是吴君如的老爸,夏春秋的本名自然也姓吴,叫吴耀冬,广东话读起来就像“唔要冬”,不要冬的意思,所以就只剩下“夏春秋”了。199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是香港人仍然热爱他,2005年六合彩30周年之际,还特邀他回港主持了一次节目。

在香港,你花很少的港币,就能买一注六合彩。对一个小市民来说,它意味着廉价买到了一份期盼、一个目标,所以受欢迎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夏春秋在回忆六合彩生涯时,爆料说他曾建议一名的士司机连续10期买同一组号码,结果幸运地中了三奖。不过他还是可以认为六合彩根本没有窍门可言,因为连他自己,也最多只中过安慰奖。

我特地去了下2005年那次30周年六合彩的资料,发现夏春秋复出主持的那期,彩金高达4300万港元,一时掀起香港全岛的投注热潮,总投资额高达1.1012亿港元。不过7月27日当晚没人中得头奖,此后两周也没人能中,一直累积到8月17日,才有4人瓜分了6800万港元的巨奖,每人各得1000多万港元,香港媒体称一夜之间香港多了4个千万富翁。